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 
第一六三回 賴南鄉美女戰群妖 泗水村英雄當要路

話說濟公用掌心雷嚇走妖精，然後將牛忠、馬家師徒、三千兵將統身醫好，張欽差使傳令起身。獨韓毓英、哈雲飛見楊魁失散，心中好不著急，他二人一頓商議，便策馬先行。走到未牌時刻，見前面有一村市的樣子，只聽遠遠喊殺之聲，驚天動地。韓毓英騎在馬上，掉頭向哈雲飛道：「賽妹妹，你聽見嗎？一定是他在這裡廝殺的了，我們且上前助他一陣。」毓英說畢，二人便將兵器順了一順，將馬一拎，直衝上前。不到半里多路，但見那三個矮胖子的妖精，擺了個丁字式，將兩個兵官圍在裡面廝鬥，你一鎗他一拐，槍來拐去的，那兩個兵官有些招架不住，直殺得汗如雨下。韓毓英見勢不妙，忙向哈雲飛使了個眼色，二人大喊一聲，揮刀直入。石就一見哈雲飛，嚇得魂不附體，收了美人杵，虛晃一杵，直向東南逃去。看官，你道這石臼精因何這樣怕哈雲飛呢？只因在江口追到張欽差危急的時候，哈雲飛從刺斜裡截住，不到三合，忽然一個掌心雷打到。他不曉得這掌心雷是濟公遠遠打來，他只當是哈雲飛發的，因此看見哈雲飛，便就地一滾，借了一道妖光逃走。兩個兵官見添了兩名女將，不由得精神百倍，帶一帶馬，兩人便雙戰過蓋，韓、哈二女將便雙戰莫盤。但是那些妖精不過借那妖法勝人，要論一刀一槍，那是韓毓英、哈雲飛的對手！戰了不到□合，莫盤就有點招架不來，虛晃一拐，跳出圈子，就想去施法術。韓毓英眼捷手快，暗道：打人不如先下手。手一伸，對定莫盤心口就是一袖箭。只聽「呀」的一聲，由地下起了一道妖光，向南而去。看官，你道這磨盤那裡便這樣無用嗎？也叫事有湊巧，這磨盤精委是週身上下刀槍不入，獨有胸前約著酒盅大一處，是個穴道，就是當先的磨眼，最怕人傷，韓毓英無巧不巧的一袖箭射了此處，所以負傷逃走。韓毓英、哈雲飛也不追趕，轉身四個人圍住一個鍋蓋精廝殺。這鍋蓋精又頂不濟事，他的身段是萬萬不能受傷的，他雖然有些煉的法術，只因四件兵器你來他往，不得分身。

正然危急萬分，恰巧磨盤精逃走，頂頭碰著老鼋同掃帚精來尋他們，便自長至短說了一遍。老鼋同掃帚精深怕過蓋有失，飛奔趕來護救。這掃帚精委實詭計多端，走至切近，暗道：我如走人圈裡，反被兵器截住，急切不能施法，不如先作起法來，然後再殺，方保取勝。隨即念動妖言，就地一指，忽然狂風大作，飛沙走石。此時二員兵官同韓毓英、哈雲飛眼睛都不能睜，老鼋同掃帚精，一個便舞動雙錘，一個便舉起飛叉，生龍活虎似的跳入圈裡。兩個兵官措手不及，一個著了一錘，腦漿碎裂，「通」的栽下馬來；那個兵官就這一嚇，手上丟了個空，被鍋蓋精一鐵鎚連皮帶骨分為兩段。韓毓英、哈雲飛見勢不妙，將馬一催，跳出圈外就想逃，老鼋、掃帚、鍋蓋那裡肯捨，大踏步緊緊追來。

韓毓英曉得妖精手段不比常人一樣，追著的時候，他如作起法術，反轉被他所算，不如轉身接戰，占住他兩隻手，叫他分不開手，不好使法。主意已定，便招呼了哈雲飛一聲，忽然掉轉馬頭，向著老鼋劈面就是一繡鸞刀。老鼋正追之際，猛不提防，被這一嚇，倒退了幾步。哈雲飛轉身時候，掃帚精已迫至切近，猛一照面，但那掃帚精手上的飛叉，反轉離敵人有□步八步，最為爽手；若靠得過近，這就施展不開。掃帚精見哈雲飛轉身，也便退了幾步，順一順叉，便想接戰。那知這退後的時候，哈雲飛一飛抓早已到來。可巧這些妖精雖然能變人形，他本身的原料究竟脫不盡，那掃帚上捆的麻繩，倒化人過後就變做扣身絲線，剛被哈雲飛一鐵抓抓住，再也沒得脫身。老鼋見勢不好，連忙將嘴一張，吐出一面三角紅旗飛在空中。他這旗名叫「酸手旗」，卻不能傷人，但那旗角指到那人，那人手便酸麻，自將兵器拋去。他見賽雲飛抓住掃帚精不放，所以放出此寶。果然賽雲飛不但丟了飛抓，就連手下的雙刀，也便「噹啷啷」的落在塵埃。韓毓英不知就裡，以為他這旗子也同封神榜上攝魂旗一般，多分是能傷人，見得賽雲飛刀抓盡棄，覺得勢頭不好，忙伸手去摸袖箭，想射落那三角旗，不料早被老鼋看見，用手一指，那旗子的下角直向韓毓英。這時韓毓英雖然袖箭在手，卻再也發不出去，那手上繡鸞刀也「當」的一聲落下地了。

二人嚇得非同小可，就想伏鞍逃走，忽聽耳邊呼的一聲，那三角旗忽然落下，跟同那旗便有一支響鏢，「當」的落下。說時遲來時快，只見一馬當先，那八角錘花「味味」的走了一個面花，大喊道：「狗妖，你曉得笑面虎楊爺爺來了嗎？」但他這一聲喊，就同天崩地裂一般。韓毓英、賽雲飛二人見得丈夫到來，心上雖然歡喜，無如手無寸鐵，反黨惶恐不過。掃帚精此時已解開飛抓，便拋在地下，搭眼楊魁破了老鼋的法寶，忙提一提勁，一飛叉直向楊魁叉去。楊魁曉得厲害，將身一閃，那叉搗了一個空，便把身子直伸過去，楊魁順手就是一錘。老鼋見勢不好，將嘴一張，又飛出一面三角小旗，旗角直對楊魁。那楊魁手忽一酸，一柄錘借勁拋去路旁，卻有一泗水村的界石，被錘打去一角。楊魁大吃一嚇，曉得沒得兵器怎能取勝？把馬一拍，就想逃走；韓毓英、賽雲飛也拍馬相從，卻又不辨路徑，只得任馬亂奔。那後面老鼋精、鍋蓋精、掃帚精，你舞錘他弄拐，那飛叉「嗦嗦」的聲腔，都從後面追來。

約著半里多路，忽見前面一條大河阻住去路，楊魁仰天大叫道：「後有追兵，前無去路，天喪我也！」韓毓英、哈雲飛聽了這語，格外作慌，還算哈雲飛見眼生情，便大喊道：「這又何難！我等準備不要馬，也就跳過河了。」此時天光已經要晚，那□二三的月色照得那河心裡就同玻璃鏡子一般。楊魁、韓毓英被哈雲飛一喊，登時提醒，便一齊跳下馬來，仍使出那躡跳的本領，「撲撲」的幾聲，都躡過河去。揀了一個鬆樹林裡坐下，息一息氣，以為那些妖精斷料不著他們跳過河來。可巧那鬆樹林直對河口，楊魁等坐在暗處朝外面望，就那月色之下，委實清楚不過。就這三人方才席地坐下，還未開言，忽見河心裡一烘一烘，飛赤的火光滾上岸來。楊魁三人捏住聲息，滿意他們必不敢入林來尋找。這就轉眼功夫，只見那三個妖精收了妖光，直奔松林而來。獨哈雲飛最是著急，可算一些兵器沒有，楊魁的鏢囊、韓毓英的袖箭，可算還在身邊。當下二人便著哈雲飛後退，每人揀了一棵大鬆樹隱在後面，探頭望著妖精。只見老鼋在前，走進林來也不尋找，就同人告訴過他的地方一樣，三妖分走三路：一妖直奔楊魁，一妖直奔雲飛，一妖直奔毓英。楊魁、毓英大為詫異，便各將各的暗器端准向對面放去。那些妖怪乖巧不過，連躲也不躲，兩隻手便左一接右一接的，將二人的金鏢、袖箭統身接著了，拋在地下。楊魁夫婦真個嚇慌了，見不是勢頭，隨即拔步逃走，三妖跟後追來。先在樹林裡繞了許久，復行走出林外，一溜煙的向村上逃去。

走了一段，前面有一板橋，楊魁夫婦便躡身過河。那橋上有兩個絕色婦人、一個少年壯士，倚在橋欄上望月，看見楊魁夫婦那種慌張張的形象，心中好生疑惑。楊魁夫婦見鄉村中有這樣的美女、少年，心中也覺奇怪。就這兩下一個照面的時刻，三個妖精已走到橋前。才要過橋，只見少年抽出寶劍擋住去路，大喊道：「狗妖精，往那裡走？吃吾一劍！」楊魁夫婦聽得親切，心中好生歡喜，轉身向橋上一望，但見少年的那口寶劍才一舞起，一條青光就同天上的虹霓一樣。那三個妖精才見那劍一起，一個個的皆就地一滾，借了妖光向東南逃去。楊魁夫婦看見這樣，暗道：可見世上的英雄好漢真多！真是又感激又慚愧，就想近前問個名姓，曉得此時正在需人之計，預備回了大寨告知張欽差，再來聘請。

話言還未出口，只見那少年收劍入鞘，轉身抱拳迎上說道：「足下可是奉旨剿滅小西天的楊將軍嗎？」楊魁道：「豈敢豈敢！不才正是徒擁虛名，毫無真實，未免辜負國家，委實惶愧之至。還未請教壯士尊姓大名，仙鄉何處呢！」那人笑答道：「此地非接談之所，舍下去此不遠，可請光顧廬處，略一停息。」楊魁今日一天可算只吃過一頓，兩位夫人也是如此，那有不饑餓的！見了壯士邀請家去，卻然正中下懷，因此謙也不謙，滿口應允。那兩個女子見了丈夫邀楊魁進家，也便上前來邀了韓毓英、哈雲飛同走。走不多遠，只見一個籬笆院落，那門口站了一個□五六歲的小伙子，一見那壯士，便粗聲粗氣的問道：「來了嗎？」那壯士道：「來了，來了。」就此請人裡面，卻是三間一順的小小廳屋，中間設了一席酒，高燒紅燭，連杯著酒菜都擺得停停噹噹。楊魁好生驚異，暗道：我莫非遇著仙人嗎？他因何曉得我們到來，連酒菜都預備現成呢？但不知楊魁夫婦遇的這兩個美女、一個壯士竟係何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